

明史隐藏了这个故事……

# 神偷天下 ②

龍海奇緣

蛮族偷换大明血统的宫廷谜团

长篇历史悬疑小说

郑丰 /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# 神偷天下<sub>2</sub>

詭海奇緣

郑丰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偷天下. 2, 靛海奇缘 / 郑丰著. -- 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6.4  
ISBN 978-7-5168-0926-6

I. ①神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8972号

## 神偷天下2: 靛海奇缘

著 者: 郑 丰

责任编辑: 刘 峰  
版式设计: 王梦彤

封面设计: 柚子瓣工作室  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: 100021  
电 话: 010-64041652(发行, 邮购)  
传 真: 010-84045799(总编室)  
网 址: [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  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  
字 数: 214千 印 张: 19  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978-7-5168-0926-6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 目 录

CONTENTS

第二十八章	邈邈奇僧	/	001
第二十九章	紧追不舍	/	012
第三十章	蛇王之笛	/	022
第三十一章	蛇窟惊魂	/	033
第三十二章	三只盒子	/	043
第三十三章	血翠神杉	/	054
第三十四章	深山瑶族	/	065
第三十五章	穿越漩海	/	077
第三十六章	巨穴奇遇	/	088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三十七章	书生黎灏	/	099
第三十八章	大越皇帝	/	110
第三十九章	黑夜突袭	/	122
第四十章	围城闹盘	/	134
第四十一章	逃离异乡	/	147
第四十二章	苗蛊传说	/	159
第四十三章	不翼而飞	/	169
第四十四章	苗寨巫王	/	178
第四十五章	巫族苦力	/	191

# 目 录

CONTENTS

第四十六章	巫王幼女	/	201
第四十七章	苗女之歌	/	213
第四十八章	马山四妖	/	227
第四十九章	飞戎又现	/	240
第五十章	雪中之艳	/	253
第五十一章	细述往事	/	262
第五十二章	惊世对决	/	273
第五十三章	卜隐全寅	/	285



## 第二十八章

### 遺囑奇僧

离京之后，楚瀚一路行走，一路寻思，自己究竟该何去何从？京城之外，他唯一熟识的地方便只有三家村。想起三家村，他不禁满心怀念，随即想起：“梁芳知道我的出身，一定会去三家村寻我，而且村中满是柳家的眼线，我不能回去。”又想：“不知柳子俊会不会伤害胡家妹子？”

他回想柳子俊的为人，寻思：“应当不会。梁芳不知道我的下落，柳子俊想必也无从查知。只要我不是故意拆他的台，跟他作对，他为了往后能继续掌控我，便不会轻易对胡家妹子下手。”

不能去三家村，又能去何处？他想起曾听一个派驻南京的宦官说起当地的好处，心想自己既然无处可去，去金陵这六朝古都看看也不错，便往南行去。

当夜他找了间客店睡了，次日又往南行。正午时分，他停在路边一间面店打尖，叫了碗鸡蛋面和凉拌黄瓜，让小影子自己去厨下捉老鼠填饱肚子。结账之时，一共七文钱，他给了伙计一个铜子，伙计便走去柜台找钱。

楚瀚摸摸衣袋，发现身上盘缠所剩已不多了。他原本钱财不少，但向来出手大方，大多都散给了手下宦官和城中乞丐眼线，这回匆匆离开，为了不让梁芳起疑，大部分的财物都未取走。从京城去往南京这段路，尽管吃住从简，也是一笔花费。他知道自己离开京城，没了收入，不论身上带着多少钱，总有一日会用完花光，便也释然，盘算到了南京之后，需得另想法子开个财源。

正思索间，忽听门外一个旅客操着南方口音道：“老板，来碗素面！”

楚瀚转头望去，见那是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僧人，身形高瘦，脸上贴了一块大膏药，背后高高肿起，是个驼子，手臂、小腿上都贴着一块块的膏药，似是长了许多痂疽。

那面店掌柜的见这僧人肮脏污秽，心中嫌恶，挥手道：“去，去！外边坐去。一碗素面三文，先付钱，再上面。”

那僧人在怀里掏摸一阵，掏出零零碎碎的几文钱，小心算了算，才递过去道：“这儿刚好三文。”掌柜的生怕沾染到他身上的疮脓，不愿伸手去接，指着楚瀚道：“这位客人刚好需找三文钱，你给他吧。”

那僧人转头望向楚瀚，走上两步，将三文钱放在他的桌上。楚瀚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整齐干净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肮脏，顿时留上了心，抬头望向那僧人的脸，僧人却一直低着头，放下钱后便转身走开了。楚瀚望向那几文钱，看来还颇为新净，便拾起了收入怀中，忍不住对这邈邈僧人的背影多望了两眼。但见他一跛一拐地走出面店，在外边土堆上坐下了，等着吃面。



楚瀚更被挑起了好奇心。他往年左腿残疾，长年跛行，之后在扬钟山的高明医术下，治愈了左腿，走路可如常人一般，完全不显跛态。但他在东厂牢狱中时，为了不让其他狱卒起疑，走路时总假装有些不便。此时他一眼便看出这僧人的跛脚也是假装的，那两三步间的做作之态，也只有楚瀚这经验丰富的假跛子才看得出来。

楚瀚此时已结了账，不能老坐着不走，便拾起包袱，呼唤小影子，走出面店。经过那僧人身边时，楚瀚见到他草鞋踩过的泥巴地上脚印甚深，不似个瘦巴巴的僧人所能踩出，心中更加疑惑，暗想：“这绝不是个普通的僧人。”当下停了步，合十问道：“请问师父去往何方？”

那僧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面，听他问话，抬起头，用衣袖抹抹嘴，说道：“小僧四处云游，原没什么一定的去处。”

楚瀚道：“即使云游，今儿晚上也该有个打算落脚的地方。”

僧人深深望了他一眼，似乎生起警戒之心，合十说道：“我往北去，今夜打算上京城法海寺挂单。”

楚瀚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法海寺的壁画闻名天下，值得长住欣赏。路途遥远，祝师父一路顺畅。”那僧人听了他的言语，似乎微微一怔，楚瀚不等他回答，已转身离去。

楚瀚走出一段路后，便又折回来，在远处盯着这僧人。但见僧人吃完面，提起个布包，便往北行。楚瀚悄悄在后跟上，跟出一段，却见僧人并未如他所说入城去往法海寺，而是钻入深山树林之中，走出数十里，进入了一间幽静的古庙。

楚瀚等到夜深人静时，才带着小影子悄悄翻过古庙的围墙。他在日落

之前，已将古庙内外勘察了一遍，此时尽管在黑暗中，仍能找到入庙的路径。他让小影子在殿前的庭院中等候，自己来到那僧人的禅房外，轻轻跃上屋檐，倒挂在檐下，从窗子上端的缝隙偷望进去。

只见屋中一盏黯淡油灯，那肮脏僧人独自坐在油灯旁，正将身上膏药一片片卸下。楚瀚不禁看得睁大了眼睛，膏药下不是脓疮痂疽，而是灿烂耀眼的金银珠宝！其中有明珠、翠羽、宝石、猫眼等，在微弱的烛光下闪闪发光，显然都是上好精品。楚瀚嘴角露出微笑，他老早看出这僧人不是寻常人，不意他竟身怀如此贵重的珠宝。

楚瀚思量半晌，这人看来若非盗贼，便是富商，才会乔装改扮，孤身携带价值不菲的珠宝行走江湖。自己若取走一两样事物，对他来说应只是九牛一毛。当下悄悄伏在屋顶等候，直到那假僧人熄灯入睡，鼻息悠长，才开始动手。

楚瀚早将窃取所需的事物准备妥当。他攀上屋顶，缓缓移开屋顶上的两块瓦片，露出一个寸许见方的小孔。他点起一支胡家秘传的迷魂香“夺魂香”，系在细绳的一端，缓缓坠入房内。这香的名字虽吓人，药性却并不强，只能让嗅入者睡得更沉一些。他静候一阵，等香烧尽了，才将细绳拉出，侧耳倾听一阵，又从屋檐倒吊而下，取出小刀，轻轻挑开窗格，露出半尺的缝隙，纵身一钻，便跃入了禅房之中。

四下静谧无声。楚瀚多年为盗，早已练就一分过人的平静，知道下手时定要放慢呼吸，减缓心跳，以免呼声粗重，手脚颤抖，发出不应发出的声响。他望向睡在屋角的身形，耳中听那僧人鼾声平稳，“夺魂香”应已生效，这一觉不睡到次日早晨绝不会醒转来。但他仍不敢掉以轻心，如影

子一般缓缓在房中移动，在地上摸到了一个布包，应当便是那僧人从痘中取出的珠宝。他伸手一探，从布包中抓出一颗鹅蛋大的事物，轻轻放入怀中，又待去探时，忽听当当之声大作，那袋旁的一个铜铃竟自响了起来。楚瀚大惊，连忙纵身跃到窗边。

那僧人被铃声惊醒，倏然坐起身，转头见到房中有人，又惊又怒，翻身跳起，喝道：“何方小贼？”从怀中掏出一柄匕首，直往楚瀚刺去。楚瀚闪身避开，准备破门逃出，但那僧人的匕首功夫凌厉异常，一招接着一招，逼得他不断后退，远离窗门。

楚瀚灵机一动，纵身跃起，跃上了大梁，打算从刚才坠入线香的屋顶空隙中钻出。那僧人轻功竟也不弱，一跃而起，落在大梁之上。楚瀚看准了他的落脚处，伸脚一绊，僧人立足不稳，连忙伸出双臂试图稳住身子。楚瀚趁他将跌未跌之际，已从屋顶钻了出去。

那僧人反应虽快，却怎及得上楚瀚的飞技？楚瀚一钻出屋顶，便消失在屋檐之后，远远去了。那僧人急忙抢出门，却早已不见了楚瀚的踪影。

楚瀚直奔出数里，才停下脚步，心下颇为惊恼。他行窃多年，从未失手，这是第一次被人识破，还险些被物主捉住，露出真面目。这僧人有胆量携宝独行，果然有点本事，不是易与的。他在藏宝袋旁安置警钟，不知之人一触及，便会作响，这可是楚瀚从未遇到过的。

他伸手入怀，取出盗来之物，月光下但见那是一枚拳头大小的猫眼石，浑圆晶莹，十分珍稀。他思索片刻，想起自己刚才匆匆逃走，将小影子留在了古庙中，不禁有些担心；但又想应能照顾自己，次日再去寻它不

迟。他将那猫眼石收入怀中，四下一望，见身处一片郊野之中，身旁有数棵大树，他跃上一棵大树，便在树上睡了一夜。

次日天明，楚瀚便回去古庙寻那僧人。那僧人也毫不含糊，早已坐在庙门口等候，一见到他便站起身，合十为礼，却不言语。楚瀚行礼道：“师父起身好早。这便往北去吗？”

那僧人拍拍肩上包袱，说道：“是该上路了。施主跟贫僧作一道吧？”

楚瀚往他身上瞄了一眼，但见昨日见到的痈疽膏药依旧，污秽肮脏也依旧，但脸上假作的呆气土气却已一扫而空，眼中透露着一股精明世故。楚瀚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下呼唤了小影子，与那僧人并肩上路。

僧人也不装跛腿了，两人在土道上默然走出了数里路，那僧人才开口道：“小僧行路千里，阁下是第一个识破我行藏的人。”楚瀚道：“我出道多年，阁下是第一个发现我形迹的人。”

僧人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尹独行，浙江龙游人，我祖上三代都是做珠宝买卖的。”楚瀚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在下楚瀚，出身三家村胡家。”

尹独行“啊”了一声，顿时肃然起敬，说道：“原来阁下是三家村的传人！”就如学武之人不能不知道武林第一大派少林派一般，尹独行这等常年身怀巨宝行走江湖之人，自也不能不知道当世偷盗宗师三家村的名头。他年纪还小时，家中长辈便曾谆谆训诫，若遇上了三家村的人，当立即退避三舍，敬而远之，甚至自行奉上财宝，免得倾家荡产，血本无归。他昨夜也确实惊吓无已，若非他自己设计的“醒猫”警钟奏效，楚瀚便将他全副家当都偷了去，他也必茫然无知。

楚瀚一笑，从怀中掏出那枚猫眼宝石，递过去给他，说道：“失风失手，乃时家愧事。楚瀚自惭无能，自当奉还原物。”他口中的“时家”，即偷盗之祖时迁，泛指以偷盗为业之徒。

尹独行却不接，说道：“阁下出手，必有缘由。我瞧阁下手头似乎有点紧，这便算是在下的一点敬意吧。”楚瀚一笑，便收下了。

尹独行又道：“阁下若不嫌弃，便让我做东，请阁下喝一盅吧。”

楚瀚答应了，尹独行便领他来到一间客店，要了间房，在房中饮酒倾谈。两人聊将起来，楚瀚才知尹独行一家人行事奇特，时时乔装改扮，孤身携带千金之货上京贩卖，一个护卫镖师都不必请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尹家个个都擅长易容装扮之术，尹独行本身行路时，通常假扮成个全身长满疮疽的贫穷僧人，将珍贵珠宝都隐藏在膏药之下。别人见他肮脏污秽，都掩鼻扭头，敬而远之，从未有人生疑，更从未有人向他下手。

尹独行当时二十六岁，比之将近十六岁的楚瀚大了十岁，两人惺惺相惜，引为知己，之后便以兄弟相称。

楚瀚虽与尹独行结交，但他长年习练偷取之术，仍不忘找出破解警钟“醒猫”的方法。他知道这“醒猫”极难对付，只要将它放在要保护的事物之旁，来人微一触动，“醒猫”便会发出声响，让贼人大吃一惊，物主也能及时醒来捉贼。他对这挑战跃跃欲试，思索良久，才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：他可以让小影子先跳入房中，关上“醒猫”的机关。即使小影子不小心弄响了警钟，来人发现是猫，也不会太过大惊小怪。

当天下午，尹独行跟一个珠宝商在客店中会面洽谈生意，楚瀚便留

在房中，开始训练小影子。小影子极为聪明，在教了几次之后，便懂得如何找到“醒猫”，用柔软的猫掌轻轻一拨，将之拨倒，再用鼻子一顶，关上“醒猫”底部的机关，令之不会发出声响。楚瀚大为高兴，抱起小影子亲吻抚摩一番，口中赞道：“小影子，你聪明得紧，以后我每回出手，都得靠你先帮忙探路啦！”小影子睁着黄澄澄的眼睛，舔了舔他的脸。

当天傍晚，楚瀚和尹独行一起吃了晚饭，楚瀚兴致冲冲地向尹独行道：“大哥，今夜你小心点，小弟要再去取你的珠宝。”

尹独行呆了呆，说道：“那我今晚便整夜不睡，守护珠宝，不就是了？”楚瀚笑道：“那你便守着吧。”

尹独行与楚瀚相处一日，已知这孩子年纪虽小，却有着奇特的成熟和世故，偷取之术更是出神入化，匪夷所思。虽知楚瀚是跟他闹着好玩的，心中仍不免栗栗，暗想：“他光明正大地告知我要来取物，我若真让他取去了，以后行路可不是每夜都不得安眠了。”

当夜两人便在这客店中下榻。尹独行要了个独栋独门的房间，晚饭后便泡了壶浓茶，战战兢兢地端坐屋中，将一袋贵重的珠宝放在身前一尺处，袋边设下一圈共八只“醒猫”，任何人只要略一触动袋子，警钟便会大响。

尹独行等了大半夜，都没有半点动静。他伸伸懒腰，起身在屋中踱了一圈，探头往窗外望去，但见楚瀚所住客房就在对面，早早便关了灯，杳无人声。尹独行又坐下了，枯坐苦等。将近天明，他仍不敢松懈，将一壶浓茶都喝完了，天边露出曙色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心道：“三家村的人物，



也不过如此！”

他正要推门出去取笑楚瀚，低头一望，感觉有些不对，再一望，见地上装着珠宝的袋子并无改变，“醒猫”也好端端地放在四周，但似乎仍有些不对劲。他蹲下身，用特殊手法取起一只“醒猫”，才发现那“醒猫”已被关上。他只道自己凑巧忘记将之开启，连忙又去看旁边的那只，却发现那只“醒猫”也已被关上。尹独行大惊失色，快手将其余的“醒猫”一一拿起检视，竟然全数都已被关上了。他再去望那袋珠宝，里面仍是胀鼓鼓的，但他伸手提起，便知道不对了，袋子轻如羽毛，里面的珠宝早已不翼而飞。

这下尹独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站起身便往对门跑去。他敲了敲门，生怕楚瀚早已远走高飞，心中又惭又恼：“这小子跟我结交，或许就是意在夺我珠宝，我怎地如此轻信，竟跟个大盗结伴而行？这可真是‘开门揖盗’了。”

不料门开了，楚瀚就站在门内，伸着懒腰，揉着眼睛，似乎刚刚睡醒，说道：“大哥好早啊。”

尹独行瞪着他，说道：“东西呢？”楚瀚也不装傻，往内一指，说道：“在我这儿。”尹独行连忙抢进屋去，果见桌上放了一个袋子。他匆匆打开袋子，一一检视点算袋中珠宝，发现半样也没短少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倒在椅上，伸袖抹去满头冷汗。

楚瀚笑道：“大哥昨夜没睡好，这便去补个觉吧。不然路上疲劳，可不好赶路了。”

尹独行紧紧抓着那袋珠宝，更不敢松手，心中好生为难，暗想：

“我醒着守护这袋珠宝，都不免被他偷了去。要是睡着了，岂不更加危险？”

楚瀚见了他的脸色，猜知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东西放在我这儿，我帮大哥看着便是。”

尹独行忍不住笑了，说道：“请三家村的传人替我看守物事，也未免太不象话了。小兄弟，别为难你哥哥了，我服了你，哥哥该怎么赔罪，你说吧。”

楚瀚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原是跟大哥闹着玩的，什么赔罪不赔罪？”

尹独行吁了口气，知道楚瀚若对自己没有恶意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自己此时全副身家都掌握在他手中，他要尽数盗去、不告而别，自己也是无可奈何，守得住一日守不住两日，不如便相信了他，省得自己提心吊胆，终日不得安宁。

当日楚瀚便护送尹独行往京城行去。他答应了怀恩不再回京，送尹独行到了城外的客栈，便与他互道珍重，行礼作别。

楚瀚辞别尹独行后，又孤身往南行去。这回他却没走得那么容易了，才行出数里，便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。他假作不知，静静窥伺来跟踪他的人，很快便知道对方是锦衣卫中的人物，领头的正是那蒙面黑衣人百里缎。他早先毫无预兆地离开京城，更无人能查知他的去向，这时跟着尹独行回往京城，自投罗网，才被锦衣卫的眼线盯上了。

楚瀚发现锦衣卫追踪自己，立即担心起尹独行的安危。他悄悄甩脱追踪者，潜回城外客栈，幸好尹独行仍在城外滞留，尚未入城，也尚未有人来为难他。楚瀚请他立即改变装扮，小心隐藏行迹。尹独行见他神情严肃，





忙问端的。楚瀚也不多说，只道：“我跟京城锦衣卫有些过不去，正打算离京避祸。我怕他们见到了你跟我同行，会来为难你。大哥擅长易容，只要略作改装，谨慎行事，应不会被他们识破。”

尹独行听说事关京城锦衣卫，知道情势严重，立即改了装扮，从个肮脏僧人变成了一个衣着华丽的商贾，并赶紧离开客店，另觅宿头。楚瀚眼见尹独行巧善易容，为人机警，应能保护自己不被锦衣卫找着，这才告辞离去。